



zhong guo
sheng tai huan jing
wei ji

中国生态环境

危急

蒋高明 著

三十年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

三百年生态环境的无奈倒退



NLIC 2970692852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生态环境 危急

蒋高明 著



NLIC 2970692852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蒋高明 著.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11.5

ISBN 978 -7 -5443 -3708 -3

I. ①中… II. ①蒋… III. ①生态环境—研究—中国

IV. ①X3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1307 号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作 者: 蒋高明

责任编辑: 李智勇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黎花莉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 -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1092mm 1/16

正文印张: 15.5 彩插印张: 0.5

字 数: 155 千

书 号: ISBN 978 -7 -5443 -3708 -3

定 价: 32.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谁在多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曹保印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当人第二次踏进这条河流时，河里的水已经变成了新的。可是，如果赫拉克利特看到了下面这两条中国河流的命运，他的观点恐怕得考虑改一下了。

“有一条弯弯的小河流过我家乡的村头，不知流淌了多少岁月。我们不知道这条小河叫什么名字，地图里也找不到它，就按我们的方言，称它为河沿……最令人难忘的是下河宽宽的河床上那迷人的银沙滩。”

“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到小河里游泳……非但小孩子喜欢到河里去，大人们也喜欢。”

这两段文字描写的小河，名叫金线河，它是淮河的小小支流，“我”就是本书作者，山东籍学者蒋高明先生。按蒋高明在本书《引言》中所说，他终于查到这条小河的名字是在2008年。不过，这条有着银沙滩的迷人的小河，早在2008年之前就已经“死”了，“水再也不能喝，人们再也不能到里面游泳了”。

“在村庄的西面，有一条宽阔的大河……河的两岸，是一眼



望不到边的果园……果树下，那一小块、一小块的空地上，还季节性地种着农作物……一年四季，这里都是孩子们的乐园……”

“只要妈妈牛不下田干活，不刮风下雨，一放学，兄弟俩就会骑着妈妈牛，慢悠悠地到河边吃草。等妈妈牛吃饱了，他们又会把她领到果园里，让她也一起享受果园里那种天堂般的幸福。”

这两段文字，出自我荣获冰心儿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快跑，妈妈牛！》。小说中这条大河的原型，是我的故乡河南省柘城县的一条名叫废黄河的河流，它离我的家不到半公里，是黄河的小小支流。就像蒋高明故乡的金线河一样，我故乡的这条废黄河，也承载着我童年的幸福时光，承载着河两岸乡亲们的幸福生活。

不过，故乡的这条废黄河，也像金线河一样，早就“死”了，而且比金线河“死”得更早。1995年我大学毕业回故乡，就远远闻到它的“尸臭”。河两岸的果园、菜园，早在这条河“死”之前，先行死去了，包括废黄河在内的那种天堂般美丽迷人的风景，从此只能借助文学的想象，在我的小说里“复活”，成为一种遥远的传说。

这两年，经过治理，废黄河里重新有了小鱼、小龟、泥鳅、鳊鱼，但是，乡亲们自己从不吃，而是全部卖给“城里人”。你说农民狡黠也好，不地道也罢，反正他们知道，“城里人”愿意掏钱买来吃。

其实，废黄河的死，恰恰是“城里人”一手造成的。多年以前，在它的上游，“城里人”建了一座全县最大的造纸厂，还建了一座全县最大的化肥厂，这两家工厂的生产废水，几乎未经任何处理就流进了废黄河。我读初中的时候，就曾见过这些工业废水，它们给我的感觉，不是从造纸厂和化肥厂流出的，而是从地狱流出的：颜色暗红，泛着黄色泡沫；味道恶臭，刺鼻、熏眼。很多“城里人”在这两个厂上班，他们用挣来的工资，换取被污染的食物。

河南如此，山东如此，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还能找到多少条不被

污染的江河？令人无限悲哀的是，眼下越来越多的江河都正在同样的悲剧性命运上一去难回头：被污染，然后死亡。与它们一起死亡或濒临死亡的，还有这些水域曾经哺育的大片大片的肥沃土地，以及在这些土地上不断重复上演着的农民“自杀”与“被自杀”的悲剧——一个又一个“癌症村”的出现，就是事实。

在本书中，蒋高明就以个案列举的方式，给读者讲了这样一个“癌症村”的故事：

“2009年7月，我收到某环保组织对华北某“癌症村”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该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断面，正处在污染物的包围之中：河水乌黑，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动物毫无生息地趴在地上；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味。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该村已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至60岁之间。“癌症村”不仅出现在大都市所在的远郊区县，全国上下有案可查的就有近百处。由于生存环境遭到严重污染，那些村庄已不适合人类居住。”

从我掌握的资料看，这个“癌症村”应该就是距离北京天安门不到50公里的河北省大厂县夏垫镇的夏垫村。流经该村的这条河，名叫鲍邱河，它源起河北廊坊三河、北京密云界上，向南流经北京通州、廊坊燕郊、河北夏垫镇包括夏垫村在内的多个村庄，最后沿东南方向，经宝坻林亭口至八门城汇入蓟运河。

据公开的报道，10年前，在鲍邱河里还可以摸到鱼，村民们也常在码头上洗衣服。但是，这一切在2000年以后，就像我故乡的废黄河、蒋高明故乡的金线河一样，变成了村民们永远的回忆。这一悲剧



的形成，依然是工业污染。2004 年，大厂县环保局在一份报告里称：夏垫镇 4 个轧钢厂、杨广起 2 个造纸厂和燕郊的污水，是污染鲍邱河的“主凶”。然而，“主凶”虽然已经被找到了，但是，在 GDP 高于一切的现实政治环境之下，“主凶”不但没有落入法网，反而继续为害一方。也正因如此，在一些地方，GDP 成了怪胎，它不但没有给当地民众带来福祉，反而成了在“主凶”背后推波助澜的幕后黑手。

实际上，即便在北京的周边省份中，像鲍邱河这样被严重污染的河流，像夏垫村这样的“癌症村”，远不止一两个。比如，天津市西堤头镇的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也是众所周知的“癌症村”，它们现在被上百家毫无技术含量的工厂包围，成了名副其实的“污染地狱”。以刘快庄村为例，据知情人士说，“几乎每家都有人患上或死于癌症，最小的仅仅 7 岁”。

即便如此，当地政府发言人还依然只是承认，“工厂离住户很近，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活”，拒不承认“癌症和化学生产之间的联系”，甚至声称，化学生产是否会致癌，“目前还没有科学答案”。这真是睁着眼睛说假话，撒谎还不脸红。然而，这样的政府发言人却又并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事实上，绝大多数“癌症村”所属的地方政府，都不承认急剧增多的癌症病人与恶性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更不必说为此而主动承担法律责任。这些地方政府宁愿要 GDP 崇拜，也不要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然而，这些无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并不知道，“血债最终还要血来还”，终有一天，该还的都要还，并且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今天的一个 GDP，明天就要用十个甚至百个 GDP 来偿还。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有人提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更应汲取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沉痛教训，不能继续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否则必将付出更加沉痛的代价。然

谁在多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而，中国依然踏进了以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换取 GDP 高速增长的“血河”，至今不回头。

2010 年 11 月 30 日凌晨 2 时 19 分于北京

（作者系知名作家、《新京报》首席评论员，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观察员。）

最后时刻的呼喊

田 松

即使对中国的生态问题早有了解，蒋高明的这部著作仍然让我感到震撼。中国的生态问题不论想象得多么严重，都不过分。我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

—

这几天，北京的天空就像扣了一个灰盖子，连太阳的位置都看不见。《环球时报》转述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 2011 年 2 月 21 日的独立检测显示，当天北京的空气污染超过了可检测的最差水平。

据 2 月 22 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国土部公开承认，中国每年有 1200 万吨粮食有重金属污染。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因为接纳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在衡阳到长沙段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这些“农作物”不仅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

.....

这样的消息常常出现，似乎在为本书提供新的案例。我常常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 年年攀高；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已经



威胁到我们最基本的生存。

很多人常说，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就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会有很多人饿死；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就会缺医少药，早早死掉。我们曾经真诚地相信，科学及其技术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事情却诡异地走向了反面，曾经每日可见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现在成了奢侈品，乃至入口的粮食都出了问题，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什么叫进步？这样的生活进步了吗？

什么叫发展？这就是发展吗？

粮食有毒，河水有毒，连空气都有毒，人类的生存还能持续多久？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进步，这样的 GDP 全球第二，有什么意义呢？

二

每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常被告知，这是局部的、暂时的、偶然的，是发展中的代价，是可以治理的。我们也常幻想，在这个局部之外，更大的整体是好的。然而，读过本书，把一个个局部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就会发现，这个整体已经百孔千疮了！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已经遭遇到了全方位的生态问题。问题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似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

即使对蒋高明的观点早有耳闻，即使对中国的生态问题早有目睹，这部著作仍然让我震撼。中国的生态问题不论想象得多么严重，都不过分。我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除在西南（西藏东南部）、东北及天山山

脉等地还保存有少数的原始森林外，其他地区的森林几乎全部退化了。中国已经成为“没有大树的国度。”（本书第 131 页）

由于“围海造田”和过度砍伐，中国天然红树林面积已由 50 年代初的约 5 万公顷下降到目前的 1.5 万公顷，70% 的红树林消失。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处于濒危状态，许多生物失去栖息场所和繁殖地，海岸带也失去了重要的生态防护屏障。（本书第 161 页）

中国的氮肥利用效率只有 30%，就是说，有 70% 渗入土壤或被雨水带走，进入河流、汇入海洋。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 1.5 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1997 年仅农业部记录在案的重度土地污染事故就有 1057 起。（本书第 58 页）

在这部著作里，蒋高明对中国的生态危机做了鸟瞰般的描述：森林退化，河流污染，湿地萎缩，气候异常，沙尘暴频发，生物多样性丧失，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饮用水短缺，食品毒化，化肥、农药过量应用，土地板结，土壤流失，垃圾包围城市，弥漫农村……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直接后果是民生艰难。一度作为田园象征和归宿的农村，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癌症成为农民的高发病：

江苏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该村于 2001~2004 年有 20 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

江西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 年，80 户人家近 20 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

陕西商洛市贺嘴头村：从 1991 年到 2003 年的 12 年间，全村共有 46 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1991 年周边工厂未建之前，



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

.....

这样的癌症村已经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这个名单在书中整整列了四页（本书第21~25页）！

我们当年追求的未来是这样的吗？

我们当年向往的未来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生态危机，是中国接受了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

我们的文明在整体上出了问题。

三

在工业文明的整体框架下，科学共同体逐渐蜕变成利益共同体。在制度上，科学共同体有责任生产出能使资本增值的知识。科学家也从工业革命之前探索自然奥秘、追求形而上知识的哲人，变成了追逐现实利益的匠人。那些依然拥有哲学气质的科学家，很快就被边缘化了。

然而，这些匠人科学家在面对公众的时候，还常常展示前辈的哲人形象，打着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的幌子，谋求自己的功名利禄。这些年，我们目睹了科学家形象的衰落，几年前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陈进教授造假获取巨额科研经费案，刚刚披露的西安交通大学李连生教授作假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案，都是明证。

更可怕的是，某些领域的科学共同体与大公司和某些政府部门强强联合，结成了更大的利益共同体。在转基因农作物悄悄推广、中国西南大规模水电“开发”等一系列事件中，都能看到这三方面力量的合力推动。科学家获得名誉、地位和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利润，政

府部门获得财政收入，而直接受到伤害的，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公众和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生态环境。

现代化是一个食物链，上游地区优先享用下游的资源，并且把污染转移到下游去。科学及其技术是这个链条的马达和润滑剂。在中国内部，总体而言，东部是上游，西部是下游；城市是上游，农村是下游。在全球范围，中国处于中下游。中国以自身的环境和生态代价，为欧美国家提供着廉价的商品，接受着它们的垃圾；同时又因为碳排放全球第一，受到全世界的指责；这使得中国的 GDP 第二格外荒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中国的某些科学群体所结盟的伙伴，还有国际资本。

当今社会，科学主义依然是主流话语的一部分，人们普遍地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科学家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然而，这个群体并未承担起与其荣誉和地位相称的责任——对于大自然、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的责任。实际上，由于科学家群体人文素质的缺失，很多人并不具备承担这个责任的能力，甚至从未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科学家的蒋高明挺身而出，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四

蒋高明是一位生态学家。我想，生态学家能够超越数理科学狭隘的机械视野，看到生命和情感。

人们常常忘记一些基本的事实，人是动物，是灵长类人科人属的哺乳类动物。在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可以脱离其他生物而存在，各个物种之间相互依托，共生共荣。只有人类，仿佛游离于大自然的生态链之外，对其他所有物种都无敬畏之心。人类以科学技术为



武器，不断侵害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数理科学的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支配了我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大自然被我们看成钟表一样的机械装置，可以拆卸，可以复制，可以替换。所谓“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仿佛人类有能力、有权利对自然进行改造，并且能使人类生活得更好。人以为自己在走向进步，走向发展，其实是走向绝路。当其他物种逐一被人类灭绝之后，人类还能存在多久？

物理学家能够看到宇宙和原子，却看不到草木鸟兽、地水风土与其间的关联。生态学则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彼此依赖的生命共同体。

对于自然以及基于自然的生活，蒋高明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我常听他说类似这样的话：“土地不喜欢农药和化肥。”在这种表述中，土地是有情感、有意志的主体，是活着的生命。这是一种与机械论完全不同的环境伦理。对于大自然所遭受的残害，我相信他能感到真切的疼痛。这种疼痛感从他的言谈举止、字里行间，不经意地就能表现出来。这种感同身受的疼痛，使他不能旁观，不能沉默。

蒋高明是一个质朴的人，对于社会正义有着由内而外的追求，浑身上下洋溢着我们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内蒙古，他以其生态学实践表明，只要人类不干扰，大自然就能最有效、最经济地恢复草场生态，“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这使很多同行颇有非议。科学家的新奇发明比不上自然本身，科学家也就无法设计课题、获取经费了。

在山东，他创办弘毅生态农场，以其生态学实践证明，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农业或中国传统农业的综合效益要高于工业化农业。这意味着，中国几十年的工业化农业得不偿失。而他的实践一旦推广，会使大部分农药厂、化肥厂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还需要强调的是，蒋高明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不

断在国内外杂志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成果被国外同行写入教科书，以至于有国外学生慕名而来，做他的博士生。作为中科院的研究员，他本来也可以随波逐流，轻松地获得名利，但是他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那个利益共同体的对立面。

作为科学家，蒋高明并不是科学主义者，他能够欣赏非科学的文化。他说，要感谢少数民族，感谢他们依靠传统文化，保留了一部分原始生态。传统民族敬畏自然，在神灵的指引下，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一直相信，在神灵话语与生态学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转换关系。所以我想，生态学家更容易接受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文化相对性：不同的文化只有差异，没有高低。蒋高明的思考已经从生态学延伸到社会、文化，以及文明本身。

蒋高明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分析当下生态危机的根源，抨击那个利益共同体的无知、无耻、无度，批判“GDP崇拜”。他在承担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对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责任。这也包括本书的写作。

蒋高明是一位有担当、有情感的科学家。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才发自内心，而不是出于利弊得失的精心考量。

五

这是一部中国本土科学家痛心疾首、呕心沥血之作。

这是一位生态学家代表大自然向人类的控诉。

这部著作视野宏大，全方位地揭示了当下中国的生态危机，分析了危机背后的社会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解决方案。

工业文明如一架风烛残年的列车，虽然跑得飞快，却早已破烂不堪，修不胜修，很快就要散架了。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蒋高明的著作，在工业文明的丧钟上又重重地敲了一击。
振聋发聩。

这样的声音能把人们惊醒吗？
我们还来得及吗？

2010 年 2 月 10 日

北京 - 长春 Z62 次

2010 年 2 月 15 日

2010 年 2 月 23 日

2010 年 2 月 27 日

北京 向阳小院

前 言

6月的三亚，迷人的亚龙湾，银色的沙滩上散见小片的椰子树，湛蓝的海上泛着白色的浪花，略带咸味的海风吹在脸上，惬意无比。这是我第二次来亚龙湾了。第一次是在2001年冬天，我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的专家，来海口讲课。那次旅行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那清澈的海水，一眼能望穿十几米；细细的沙滩上，有很多小蟹爬来爬去。正是有了这样美好的印象，我才决定有机会一定要故地重游。

这次来亚龙湾就是为了写这本书。我找了家靠海的宾馆住下，写累了就在海边走。可是，这次我发现当地毫无节制的旅游活动与疯狂的房地产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游人丢弃的垃圾堆放在树林里，或用沙子简单掩埋，或任蚊蝇滋生；成排的别墅替代了绿意盎然的椰树林，自然景观成了人为景观。

看到这些垃圾，再看看那美丽的海滨，更加感觉到要写的书的分量。为什么人们不顾一切拼命地追求财富？财富从哪里来？财富的代价是什么？污染会因技术进步而消失吗？中国经济快车连续运转了30年了，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我都试图在本书里呈现出来。

令人神往的财富怎么会和肮脏的污染联系起来？通过我们的环境教科书，很多人知道了宾夕法尼亚多诺拉“杀人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伦敦烟雾等恶性环境事件，但鲜有人知道国内环境污染的概